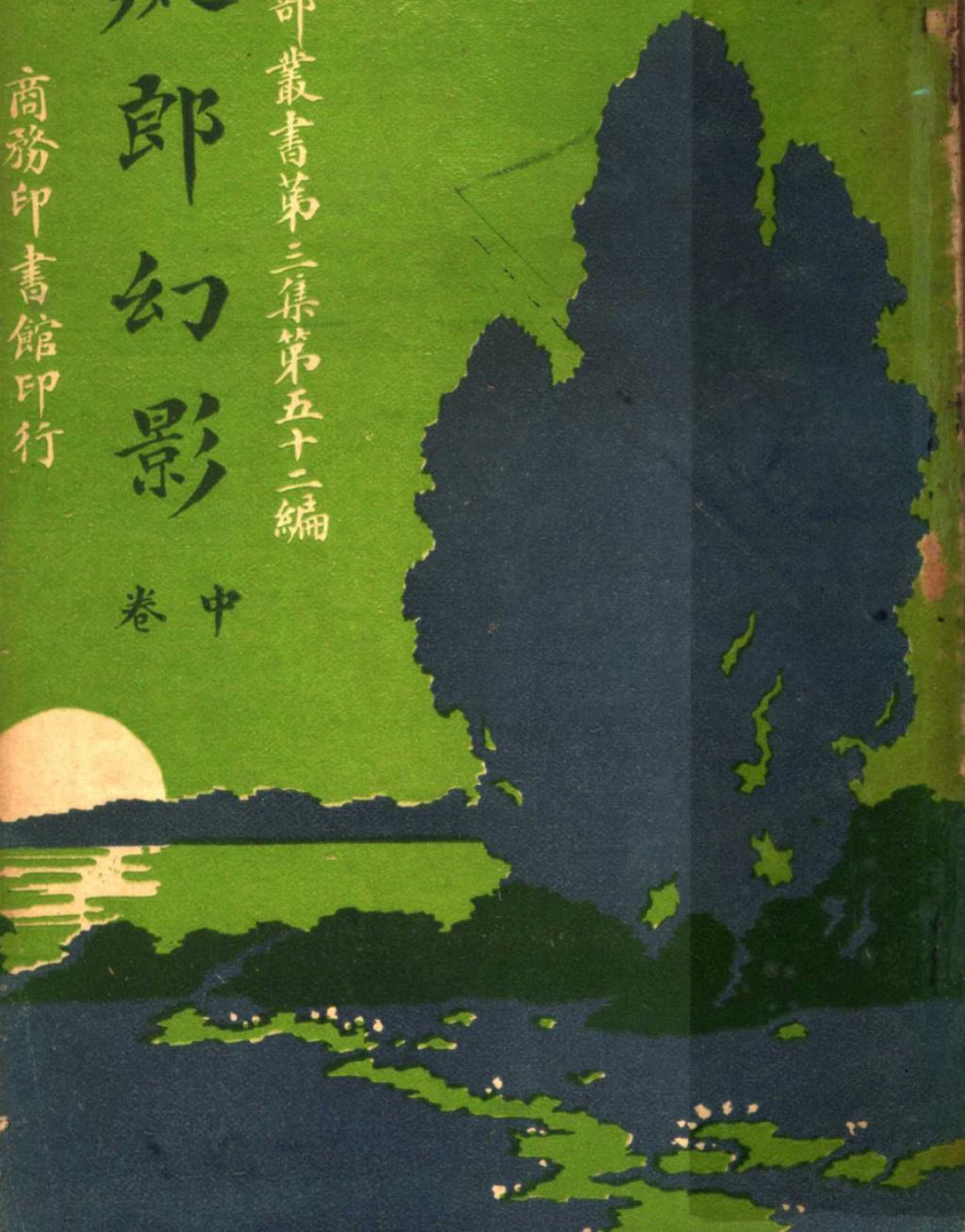


癡郎幻影

卷 中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二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癡郎幻影卷中

第十八章

是日卡索與阿萊茵同出。寓書與平日倩其治繡之家。示以居址。歸時。女請卡索引入教堂遊觀。旣至教堂。而慚赧之心復發。女曰。吾意待禮拜。聽先生講演。卡索曰。其上尙有老牧師。不必吾卽主講。女曰。吾聞夫人稱先生。每代老牧師任此。卡索旣駭且慚。似教堂中空氣幽闊已甚。竟不能久留於此。遂引女出。跬步甚高。女頗引以爲怪。言曰。先生非回寓乎。何以越寓而過。卡索回顧曰。然旣過吾門。不妨繞道於彼間。可以游觀。彼間有圖畫陳列館。爲貴要家藏。銀之館中。俾廣平民眼界。女郎可隨我同入一觀。此等善舉。

至爲美善。吾幾欲出家。藏之畫以張之。女郎大驚曰。先生家亦有名畫耶。卡索知出言已誤。卽曰。固有數軸。今已典鬻盡矣。卽又自慰曰。此語卽聞之吾母者似亦無妨。母方以爲吾購此畫。蓋懸之索何寓中者。二人旣近陳列所。女卽止步。言曰。以君之貌。吾觀照片甚似卡索伯爵也。則當日遇險之時。宜乎路人指先生爲伯爵也。卡索曰。爾何爲乃有此言。女曰。吾晨來於報紙中得相片也。卡索曰。報中乃有伯爵相片耶。女曰。然先生乃不之見耶。卡索強笑。然已不成聲。非此女空洞其衷者。則早生疑慮矣。卡索曰。聞近來官中捕捉亦懈。平日人言巡警緝案。果於三四日不得者。則終不得矣。女曰。確耶。伯爵果有罪者。捕之宜也。然吾觀其相似萬非殺人之人。卡索笑曰。爾詎以似我之故而恕之乎。此笑蓋得意而笑。

不類乍笑之不成聲女不懌曰吾亦莫知所以然但觀其人之狀似君子人也決不爲此惡少所爲之事卡索此時心動雖強笑亦不如乍之自如旣入室中室中人雖少然伯爵自念象爲此女所知則他人見我者安保不爲留意幸阿萊茵以天仙之貌如披一幅畫圖故人人目中咸注此女不復更視卡索而卡索戚戚不安心念不爲此女之故吾直自揭其假面具自首於官中省一日之中擔無盡之憂惶今既不能舍此而去則冒險之事亦當容忍以受女忽曰先生來觀此圖爲吾姨璧世武侯爵之夫人卡索見此女立於夫人象前夫人衣玫瑰色之衣寶石裝滿其身其下標夫人之名女見其腕上有黑帶束之心頗懷疑因曰夫人以鮮艷之衣加此腕上之黑帶令人疑駭不已果平日恆以此自飾耶卡索

曰。然亦不知其所以然。卡索視夫人復視阿萊茵面龐微有似者。女復微語曰。此吾姨也。誰能度其果爲吾姨者。安能出其忍心。待吾可憐之母氏。卽以象言之。亦似仁慈之人。不知者方以爲待我薄命之人至厚。乃不知吾之與彼直雲泥之別。一爲貴婦。一爲貧女。胡能水乳之交融。卡索幾欲吐其眞情。因復吞咽知此時尙不能言。及此於是愛情日增。經女眼波一注。而血管中已躍躍如沸。然愛女之念旣增。而防禍之心亦從而酷黃昏以後。遂與女同出。向西而行。至託登突路。請女爲發一電。與叩洛樸電中但言。今夜兩字署名曰拔初爾。拔初爾者在斐洲時。洲人呼之以此。此名惟叩洛樸知之。餘人無知者。阿萊茵見此怪名。欲問復止。卡索方欲以言解釋。恐作妄言。不如不言爲佳。是夜夫人及阿萊茵同睡。以

後。靜坐以待其奴。時時向窗後盼。有無梭威爾之蹤跡。果梭威爾突來。而叩洛樸復至。彼此相見。禍福正自難定。時內外無聲。一點半鐘時。微聞有叩戶聲。奴入時。卡索問曰。汝不見梭威爾大尉乎。叩洛樸驚曰。主人不爲大尉所得乎。卡索曰。識與不識。吾未敢知。卽其來此之故。亦不了了。顧昨夕如是。安知其不更來。一爲所見。吾事敗矣。奴曰。主人果信其爲梭威爾乎。果如是。則決知主人蹤跡。故來相偵。卡索曰。以吾思之。其來或別。有爲不爲我也。且彼知爲馬卡斯之屋。至馬卡斯已另易一人。則必莫知。顧雖不知。見必識之。實相告。自夜來一見。彼人竟似置身於炸藥。無時不可發爆。爾今弗須逗留。吾且言其呼爾之故。報中捕我似寬。想此一禮拜中。不至破案。卽殺人之兇犯。亦未必卽行捕獲。想禮拜日。必當赴堂。

講經。奴曰。講經之事。其道大險。卡索曰。不出乃愈。險欲不爲者。舍自首外。別無他法。而吾又不敢爲此。呼爾之來。爾明日可至烏賴爾先生家禮拜。日應如何行禮之處。一一爲我探取。問後仍以明夕來述。彼人之言。以告我。問時須留意。萬勿致彼之疑。想爾聰明或不遽敗吾事。奴聞聰明之語。則大悅。曰。敬如主人之命。奴子萬不敗露。卡索曰。汝在姑家。應不示人以吾之蹤跡。奴曰。否。夫人念主人切。吾亦終不言。卡索曰。左芝小姐。曾否念我。奴悞曰。以奴子觀之初。未念及主人。奴敢妄言。不惟不念。主人且四出應酬。已置主人於度外。卽夫人日夕焦灼。亦不見彼之來。問卡索曰。善。汝宜行矣。因先出視外間。無人。乃啟關縱。其奴出。旣近門次。忽聞有人傾耳。可數秒鐘。卽復入室。曰。主人趣閉其扉。門次樹間。有一男一女。

女私語詎來。偵是間耶。防有不利。主人之事。宜善備之。

第十九章

卡索曰。彼一男一女爲何人。爾曾見其面乎。叩洛樸曰。未也。其神情似注此屋中得毋疑主人乎。卡索曰。此屋大奇。吾亦莫解其故。汝且勿出。先熄樓下之燈。隨我登樓。僕如言。吹滅其燈。遂入一空舍之中。卡索曰。此間臨窗可以竊聽二人之私語。僕曰。主人言然。卡索曰。汝屢呼主人。適所以陷我人一聞之者奈何。於是伏行近窗。少須始聞人聲似男子之言曰。此樓雖熄燈。我思人必未寢。卡索曰。叩洛樸此聲非梭威爾耶。僕曰。主人復曰。請赦吾罪。吾習慣不易改也。奴子亦思決爲此人。其來爲何。終不之覺。至四句鐘後。叩洛樸始出。前十五分鐘時。此一男一女始隱。卡索是夕不能睡。

腦中。輒。驢者。但有阿萊茵及梭威爾二人。又思大尉頻來。初無他事。大抵皆爲阿萊茵也。想彼以詭謀探之。而又不與我同來。果尾吾後。何以不告之官中。今則類鷹來撲鴿子。然吾萬不能使鴿子陷入鷹爪。因思及馬卡斯。將以何時歸侍其母。而又防馬卡斯衣己之衣。爲人所獲。果牧師見獲。則我當自首。萬不能陷良友於死地。又思馬卡斯能歸。代作禮拜。則我之面目。或不免於呈露。尙未知吾在此小樓中。思及禮拜。膽寒欲戰矣。已而遲明。遂著衣起。旣見阿萊茵。防此鴿子竟爲鷹得。早飯以後。謂女曰。汝夜來宜鑰其扉。數夕間。有人在此梭巡。至於命意。在我乃憤憤。莫知爾鑰扉事。亦不必徑告吾母。女微笑曰。敬如尊命。唯此賊胡爲乎來。此間無可。句。卡索亦笑。女曰。所謂無可者。無可取也。倫敦中可以行竊。

者多。我家又何爲者。卡索曰。意不可知。迹則真確。不妄。天下難測。之事。指不勝屈。惟虔。惟慎。或得無事。今晨讀報。外間名捕伯爵。尙未少懈。報紙中攻擊巡警。胡不得囚。又言必以勳爵多金。因而左袒。伯爵讀時。頗爲巡警負屈。此外尙言。武里落失盜之故。初無頭緒。之可尋。卡索匿笑。何以此兩事。並集於我身。巡警果之知者。我焉有幸。且吾見賊不發迹。近袒賊爲罪大矣。此時徘徊不寧。竟忘盲母之在側。夫人忽曰。馬卡斯爾病乎。否則必有疚於心。不然。何蹶蹠至此。卡索曰。兒無病。似胃中有梗。能出行十餘里。則筋脈暢。而胃力亦蘇。是夜。叩洛樸至。述牧師所言之禮節。卡索心中雖震懾。然得叩洛樸所得之消息。心中稍壯。不復如前之餒。却然仍希望。真馬卡斯能歸。則已。脫然無累矣。是日爲禮拜。卡索私禱上帝。

助己赦其欺天之罪。於是作晨禱。甚形其憊。盲母忽曰。馬卡斯汝平日祈禱恆代貧民祝福。今乃無之何也。卡索心亂不能遽答。但思馬卡斯何以不歸而代我。彼之行此易。我則行此難也。已而時至。馬卡斯不歸。卡索不得已至禮拜堂。

第二十章

方卡索立於講台時。衆皆竊竊私議。有人言曰。今日牧師之形態似異。旣有言者。卽有思者。餘人則不知所可否。卡索平日素不信道。今日乃乾惕出之心本。而上帝哀憫其冤。立時斂其日光。堂中頗沈深不可辨。其面目間有一二婦人見牧師顏色旣佳。而軀幹亦碩。神韻態度大似小說中所述貴族之儀範。卽語其同座曰。牧師一易空氣。不過一禮拜之久。而竟判若兩人。前一禮拜吾方謂

其人委靡如病夫。今日神采乃異平日。大抵必至野馬海濱。吸取新空氣。故効力乃如是之巨爾。不觀今日之牧師。乃不類貴要人之風範耶。幸堂中人震阿萊茵之美人。人屬意不然。即可立敗衆見此生人美至無度。金絲之髮燦然照眼。於是鄰女在座者咸妬。微語其母。謂此女與鄧先生同居。其嬌柔之態。鄧先生必爲所蠱。且並蠱其盲母。吾以爲不然。母意如何。矧此女輕狂之態。尤令人生厭。試觀彼金絲之髮。世乃有如是之美者耶。則其僞爲當不言。而自決此特老牧師已囑其代行演說。而卡索亦豫有所籌。在今對衆宣其經旨。凡人臨時之事。或有畏葸之容。及勢無可逃轉覺坦然出之。卡索此時百憂俱皆棄置。但自視爲牧師語時。懇到而有情。爲衆耳所未經聽受者。且演且視。台下諸人見心愜之。玉人

及盲母咸坐以聽見盲母似驚似愕心疑蹤跡將敗露於此耶禮畢以後微覺其疲其希望之心甚願出時無人與之攀談則今日之險巇過矣因故淹留於祭器之小屋待人散後始徐徐而出歸時見盲母似有暗淡之狀卡索大驚夫人曰馬卡斯吾從未聞汝能闡發名理至是吾平日恆告爾不宜使人感動汝今日之精神振作異於平日吾甚願能張其瞽目視爾之態度卡索大慚幾欲自承其僞因思語時關係過鉅遂不再言匪爲己之故不敢明言又防馬卡斯蹤跡未明盲母聞言其感愴將無藝又將何以對良友是夕宜作晚課卡索心亦少定以日中之險已過則夜中或可無事心緒旣舒演說時甚注阿萊茵之面蓋此夕爲第一生修道之心聖詩唱後遂伏而祈禱禱與阿萊茵成完滿之因緣又禱馬

卡斯勿致淪落。仍能歸養其母。時心胸廓然。遂與阿萊茵同歸。道中不言。歸時就晚餐。見其母作手書置之案上。字迹模糊。粗可辨認。書言吾有首疾。且先睡。此時餐堂中。但有二人。平日似有無盡之言。至此乃呐呐不能出口。萬愁交織之間。心念萊茵。曾否如我。且相處數日。又曾否萌其愛情。而女此時無言。有時注視卡索之面。似告以彼此同心者。是夕各不進食。但存食意而已。似各有心思。不能揭出。以相示者。萊茵忽起取書。卽燈下觀之。似胸中躍躍而動。特不能宣之。唇舌之間。卡索往來徘徊。視此女讀書。女忽謂卡索曰。鄧先生不觀圖中爲卡索伯爵別業耶。外間方名。捕其人。而美宅乃空閒。如是卡索披其圖。則爲英國貴族府第之輯覽。女之所披處。卽已黑和爾色之別墅。女復曰。此不云佳耶。實在別墅。

之風物較圖爲佳。卡索曰：爾曾至其地乎？女曰：吾父在時必至彼間一小屋。此亦吾家之別業。每一禮拜必啟關恣人遊覽其中風景。吾永不之忘。卡索曰：彼中如何？女曰：吾乃不知美至何度。宴客之所及跳舞之場皆高華雅麗。其旁有池水鳥飛鳴其間。孔雀之闌在綠陰中。萬綠交織見之令人忘倦。壁間名畫如林而池上皆雲母石光明如鏡。總言之吾入其中如入夢也。卡索幾欲告之。以園中草木悉屬己身。卽其中尙有無窮之寶貨亦屬己者恨不能掬以相示也。顧身旣爲園中之主人尤願阿萊茵能匹爲主婦則美滿無虧欠矣。遂行近其前言曰：爾能否許嫁園中之主人？女笑曰：亦未知其爲人何如。吾安能嫁一無知無識而但有富貴者？語後欲起。卡索力引其手言曰：吾未言之先。但知爾有此言。然則吾。

所。心。折。爲。不。虛。矣。爾。心。清。如。水。且。堅。如。金。石。矣。而。吾。傾。向。之。心。今。
乃。愈。切。與。第。一。次。晤。面。之。時。無。稍。差。別。也。今。吾。心。匪。夕。匪。朝。爲。愛。
情。所。壅。欲。不。言。而。不。能。幾。欲。衝。喉。而。出。吾。雖。居。此。濁。濁。之。地。乃。與。
上。界。清。都。無。異。者。正。以。有。爾。在。耳。顧。吾。以。精。切。之。心。亦。不。敢。望。爾。
之。報。我。以。此。但。願。後。此。徐。得。爾。之。愛。情。則。我。願。足。矣。於。是。目。瞪。氣。
促。似。生。命。之。存。亡。卽。係。此。玉。人。之。一。語。者。左。手。執。女。手。右。手。按。女。
肩。而。脣。吻。幾。接。矣。女。忽。躍。起。曰。門。外。有。人。矣。卡。索。欲。進。而。閉。門。已。
不。之。及。梭。威。爾。已。昂。然。入。矣。

第二十一章

卡索乍見。尙疑其非梭威爾。至神定。則果梭威爾也。梭威爾已入屋中。在卡索之意。以地至幽深。足以藏此鴿子。乃不知而餓鷹至。

矣。方門關時。卡索尙隱於屋隅。及見爲梭威爾。則直前沮之。旣而自知不宜顯露。則復退藏於密。想面容已爲彼所見。特未能辨析了了耳。觀梭威爾神情似未知己之眞面。但以爲多事牧師出而干涉己事者。乃不與己爲禮。但曰。君決爲馬卡斯牧師。吾自介紹自己卽梭威爾也。今來觀萊茵女士。蓋致其母之口信與女士女士之母。卽囚拘於犴獄者。卡索亦變其音吐。與之爲禮。然堅忍極矣。卡索曰。請大尉速傳此信與女士。彼今日疲極。宜早息也。然梭威爾之賊目作光射及己身。旣防自身之敗露。又防阿萊茵爲彼所得。愈觀愈慄。幾疑隱情已爲探得者。至第二語出時。卡索方帖然。知其尙懵懵也。梭威爾曰。吾之口信。宜與女士面談。卡索曰。吾不能容客。與女士對談。梭威爾曰。牧師有何權力能監視女士。不